

侯方域《壮悔堂文集》 《四忆堂诗集》版本流变考

王 树 林

清初文学家侯方域的《壮悔堂文集》和《四忆堂诗集》自最早的顺治侯氏刻本行世以后，不同版本相继出现，有清一代，直至民国年间，历久不衰。这些版本或不曾被人著录，或被人著录，但由于没有认真考查而出现错误。本文对其版本的流变，按时间先后，拟作以系统考证。

一、三家文抄本 强善堂本

《壮悔堂文集》初版行世四十年，有宋萃、许汝霖于康熙三十三年编辑、由宋萃刊行的《国朝三家文抄·侯朝宗文抄》本。又行之四十余年，出现了乾隆五至十五年间、侯方域外孙陈履中、陈履平重新编订刊刻的强善堂诗文合刊本。陈履中《重镌壮悔堂文集序》云：

壮悔堂文有专集早行于世。其后漫堂宋少师(宋萃)刻入《三家文抄》。三家者，宁都魏叔子、长洲汪荅文与壮悔也。行世尤盛，而专集反缓。近因《文抄》板片散佚，欲读壮悔文者乃求之专集。无如专集行之既久，字文多漫灭，将必有鲁鱼帝虎之讹，以失其真，不大可虑乎？履中，壮悔外孙也，不为之新，其谁新之？因偕弟履平，谨校刊而付之梓人。

《三家文抄》中之《侯朝宗文抄》，虽本之顺治间初刻的《壮悔

堂文集》，然篇目有增删，序次有调整，故可以新本视之。其《凡例》云：“文有流辈传颂已熟而不录者，如侯朝宗之《马伶传》、《李姬传》，以近唐人小说也。……亦有一二佳文，全集偶遗而间得之别本者，今乃录之。”《侯朝宗文抄》计删《送徐吴二子序》、《倪涵谷文序》、《梅宣城诗序》、《阳羨燕集序》、《王彤生诗序》、《答倪玉纯书》、《李姬传》、《任源遂传》、《马伶传》、《新迁颜鲁公碑记》、《南省试策》五篇、《豫省试策》五篇、《表》二篇、《定鼎说》、《刘次邻字说》、《书周仲驭集后》、《书彭西园集后》、《书黄子久画后》、《代三省督抚张公祷雨文》、《告井神文》、《为吴氏禱子疏》、《西施亡吴辨》、《卢告》、《蹇千里传》共三十篇。又将《侯朝宗古文遗稿》分类归入各卷中。新增《宋文康公传》一篇，编为八卷。是书核校精审，刻工细腻，流传广，影响大。

强善堂，是侯方域婿陈宗石堂号。强善堂诗文合刊本，既由侯方域外孙、陈宗石之子陈履中兄弟重新整理而成。其特点是：顺治本之序文全不收，代之以重刻诗文的五篇新序文；原古文遗稿亦分散归入各卷（类）中，删《再与贾三兄书》、《上三省督府剿抚议》、《豫省试策》五篇、《拟上遣官致祭先师孔子阙里谢表》等八篇。诗集未收遗诗；文集行间圈点、评语皆删去，仅存原诗集之评注。陈履中序中云：

旧刻每篇要领，用圈点标出，因便于读者之寻求。壮悔之文微妙，非解人既标出亦未必能领悟，若入之解人之目，亦何烦也。且历观古文遗集，从未有施圈点者。其施圈点，盖始于前明时艺之刻，古文何可袭之？故悉删去不存。

扉页标有“强善堂藏板”，每卷卷首标有“外孙陈履中、陈履平编次，外曾孙陈濂、淮、洛同校”字样。

《三家文抄》本、强善堂本皆曾比照侯方域诗文原稿重校，纠正了顺治本中许多文字上的错误。特别是强善堂本中的部分诗

作，还像侯方域的初稿，板本价值较高。

按，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卷十四及《清代禁书知见录》皆著录云：《壮悔堂文集》十卷《遗稿》一卷，“康熙壬辰刊”；《四忆堂诗集》六卷《遗稿》一卷，“康熙间刊”。张舜徽先生《清人文集别录》卷二亦云：“《壮悔堂文集》十卷，《遗稿》一卷，康熙刻本。”两位前辈观点一出，一些人就深信不移，近年出版的一些高文大典亦因此说，如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《简明中国古籍辞典》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四卷。有些还不加细考，恣意渲染，把侯方域吴支五世族孙的侯洵，说成是他的父亲。但就笔者所见，社会上并没有“康熙壬辰”刊的《壮悔堂文集》存在。强善堂本临川李绂序、宜兴储大文序、陈履中、履平序，皆不提有“康熙壬辰”本。孙氏著录之“康熙壬辰”者，可能为顺治“壬辰”之误。顺治刊《壮悔堂文集》徐作肃序后署“壬辰秋九月，同里年盟弟徐作肃恭士书”诸字，疑孙氏著录时未经详考，误为“康熙壬辰”了，以至后世以讹传讹。

二、本衙藏版本 力轩藏版本

本衙藏板本，为侯方域玄孙必昌与其四子切、强、畏、改于乾隆初对文集重新校订、诗集重新修编的新刊本。文集前增收贾开宗、田兰芳、胡介切撰写的三篇侯朝宗传，吴支五世族孙侯洵辑、五世孙侯切校订的侯朝宗《年谱》一卷。《遗稿》前增收任元祥《侯朝宗遗稿序》，每卷卷首除有“贾、徐、徐、宋选”诸字外，还有“玄孙必昌，五世孙切、强、畏、改校订”字样。

《四忆堂诗集》六卷则据旧版修补而成。其序除贾开宗、宋莘、练贞吉原序外，又增彭宾《四忆堂诗集序》一篇。诗集后增收《四忆堂诗集遗稿》诗八首。序文及遗诗皆为重刻。这个版本序、传、年谱、诗文及遗稿收录最全，无删节，流传广，被后人

称为通行本，此后不少版本即据此本翻刻。

有人认为，本衙藏版本即为康熙壬辰刊本（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），实则不然。文集卷首《年谱》刊刻时的避讳字就可否定。康熙帝名玄烨，雍正名胤禛，乾隆名弘历。文集不仅避“玄”，还避“禛”，如“崇禛”，“禛”作“禛”；避“胤”，如“社友吴伯裔、伯胤”，“胤”、作“胤”。有些地方还避“弘”，如“大兵下江南，弘光出奔”，“弘”，缺笔作“弘”。可见，这是乾隆时期的刊本无疑。再者，刊于乾隆十四、五年的强善堂刻本序文中不曾提到这个本子（要是有这个本子的话是应当提到的，因陈、侯二家同住商丘城里，又是姑舅至亲），而刊于乾隆二十三年的力轩藏版本又是比照这个本子翻刻，由此断定，本衙本刻于强善堂本之后、力轩本之前的乾隆十五至二十二年间。

力轩藏版本是一个彻底的新刻本。大概是侯朝宗玄孙必昌在本衙本的校刊中只是重刊了文而无诗，力轩本则对诗文全部进行了校订。编排体例，所收内容皆于本衙本同，开卷扉页有“乾隆二十三年重镌”，“力轩藏板”字样，文集和诗集每卷卷首均有“元孙必昌、五世孙切、强、畏、改校订”，半叶九行，行十二字。校勘、刻工皆比本衙本精审。

乾隆后期，《壮悔堂文集》、《四忆堂诗集》被清廷列入禁毁书目，特别是《四忆堂诗集》，被指为“悖逆妄诞，语多狂吠”（姚觐元《清代禁毁书目》）。这以后，官刊虽然被禁，但私家刻本仍然不绝。

三、侯资灿刻本 强忍堂本 退斋本

嘉庆十九年甲戌（1814），侯方域杞县族孙侯资灿有《壮悔堂文集》重刻本。朱锡谷《壮悔堂文集跋》云：

归德侯朝宗先生《壮悔堂文集》，其板久漫，裔孙资灿谋

重铍，属锡谷佐校讎之役。按，宋牧仲先生作先生小传，称文集十卷，遗稿一卷，皆板行。今遗稿已不可见，参之《三家文抄》，所录有出于本集之外者，取以补之。增入文七篇，汰去文十五篇，凡文百二十有三篇，卷如原刻之数。不删少作者，见先生之文变而益上也；不收俚词谐体者，正文轨也；不收豫省试策诸篇及他篇中间有删削字句者，遵钦定四库馆录明季遗集之例也；汰去之文仍附存目者，使后有所考也。

其汰去之篇目是：《李姬传》、《马伶传》、《豫省试策》五篇、《拟上遣官致祭先师孔子阙里群臣谢表》、《拟追复杨涟等官爵谢表》、《为吴氏祷子疏》、《悯獐》、《卢告》、《骞千里传》、《定鼎说》、《书练贞吉日记后》凡十五篇。别从《三家文钞》增《宋牧仲文序》、《雪苑六子社序》、《与方密之书》、《正百姓》、《额胥吏》、《重学校》等篇。文中评点，悉依顺治旧本，惟补入之文无评点。

嘉庆二十四年己卯，侯资灿刻《大梁侯氏诗集》，又将侯方域《四忆堂诗集》收入。宜黄洪星焕《大梁侯氏诗集序》云：“焕向尝观《壮悔堂集》，心仪其文，惜无善本。丙子（嘉庆二十一年）秋，明府侯心古（资灿字心古）使君摄篆西昌，焕适馆于其地。宾主晋接间，即出所新镌删订《壮悔堂文集》。另，《四忆堂诗集》旧本字多漫漶，又家藏历代遗编十余种见示，喟然曰：

‘……君其为我校辑之。’”侯资灿《大梁侯氏诗集凡例》云：

“《四忆堂诗》向有专集，兹照原本登载，间亦有删节者，遵钦定四库馆录明季遗集之例也。诗下小注，有为公所自注者，今仍之；有为公之友人如贾君开宗、练君贞吉、徐君作肃、宋君萃所注者，则以某曰别之，并关事实照旧刊入，庶作诗源流，易于省览。”篇目顺序之编排与旧本间有不同，未收遗稿，删去之篇目集中亦不存。

嘉庆二十二年《壮悔堂文集》有强忍堂刻本。该本乃上祖顺治本而仿刻，篇目没有增减，编排则有不同。扉页为“嘉庆丁丑仲秋，壮悔堂文集，强忍堂重刊”字样。卷首是徐作肃、徐邻唐二序，接着是文集十卷目录，目录后收贾开宗《侯朝宗古文遗稿序》，下面即《壮悔堂文集》十卷全文，遗稿十篇全文，装为一函四册。

近于河南大学图书馆见“退斋藏板”《壮悔堂文集》一部。该本从编排顺序到内容、板式款识、刻工字体均与顺治本同，可见该本也是据侯氏旧本仿刻，因其版行时间难于确指，姑录以待考。

四、日本本 同治侯氏重刻本 赵氏红杏山房本

河南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刊《壮悔堂文集》十一卷本。该本以侯必昌父子校订之乾隆本衙本为底本，由“大日本出云内村笃棐子辅校”，“大阪心斋桥博老町角，群玉堂河内屋冈田茂兵卫”版印，“和汉西洋书籍卖八处”发行。该本与乾隆间力轩本、本衙本不同的是，卷首另收入汪婉《题壮悔堂文集》文一篇，卷后有日本安艺赖襄《书侯方域集后》一文。每卷卷首除保留原名外，另标有“大日本出云，内村笃棐子辅校”十二字。日本龙谷川大学木田知生先生来信云，该本为日本万延二年（按：相当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）刊。

同治十三年甲戌仲春，商邱侯氏又有《壮悔堂文集》后附《四忆堂诗集》之诗文合刊本。文集乃为顺治之“商邱侯氏藏板”补版重刷，诗集则为据顺治本重刻，文集扉页刻有“商邱侯氏藏板”六字，诗集扉页有“同治甲戌仲春月重镌”九字。诗集序文为据顺治旧本仿刻。

同治十一年壬申，金溪赵承恩辑赵氏藏书，将侯方域诗文收入。同年七月作《壮悔堂集序》云：“至侯子之文而仅目以才

人，予窃以为有未足尽侯子者。侯子以不世之天姿，生家国鼎沸之际，播迁流离，卒卒无定处，自非胸中之学识有以高乎一人，必不能率意而漫为此文……故予亟为侯子辨之，遂以序侯子之文”。六年后，即光绪四年戊寅，赵氏红杏山房诗文合刊《壮悔堂集》行世。文集为新镌，开卷有“光绪戊寅镌”“红杏山房藏板”诸字，卷首置赵承恩序文。其它编排顺序与内容，皆与本衙藏板本同，每卷卷首有“元孙必昌、五世孙切、强、畏、改校订”之署名，后附《四忆堂诗集》六卷，遗诗八首。诗集扉页标有“本衙藏板”四字，可见该本所据乃乾隆时之通行本无疑。《中国丛书综录》有著录。

另见标有“旧学山房藏板”之《壮悔堂集》，亦为“光绪戊寅镌”，除版权标识外一切皆与赵氏红杏山房本同。大概为红杏山房所藏之板，出于旧学山房所至。

五、宣统、民国间刻本

宣统、民国间所经见侯方域诗文集之版本有六，现简述如下：

1.宣统元年己酉（1909），上海扫叶山房《侯朝宗全集》石印本。此本据赵氏红杏山房本翻刻，全书编排顺序与内容皆与红杏山房本同。其中文集四册，诗集二册，共一函六册。

2.宣统元年十月，中国图书公司有《壮悔堂文集》、《四忆堂诗集》石印校勘本。据赵氏红杏山房本翻刻，附勘误表，线装四册一函。

3.《壮悔堂文集》十卷遗稿一卷，《四忆堂诗集》六卷，有民国上海彪蒙书室石印本，所据祖本亦为“本衙藏板”之通行本。线装，四册一函。

4.民国十二年，上海扫叶山房又石印有《壮悔堂全集》之诗文合刊本，为宣统元年版之重印，线装，六册一函。

5.民国二十五年，中华书局编辑《四部备要》，集部收《壮悔堂集》诗文合刊本。用聚珍仿宋版排印，据乾隆间之通行本校刊，刊印时去掉原版之点批，只收评语，并在编排上略有出入。该本字迹秀洁，印刷精致，有普通线装本与缩印洋装本并行于世。

6.民国二十六年由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，收《壮悔堂集》诗文合刊本。商务印书馆铅印发行，所据也是光绪四年赵氏红杏山房本，一切均与赵本同。

由上观之，侯方域诗文集的版本，各具特色者有五：顺治间商邱侯氏刻本、康熙三十三年宋荦《三家文抄》本、乾隆十五年陈履中兄弟校刻之强善堂本、乾隆初文集为必昌父子校订、诗为顺治旧版修补之本衙藏板本、乾隆二十三年之力轩本。由于《三家文抄》本有文无诗；强善堂本虽诗文合刊，然同《三家文抄》本一样，对初刻之序、后来之传皆不收，且删去不少篇章，加之不收遗诗；力轩本虽校刻精详，序传齐全，但流传不广。因此，其版本流传后世者，基本上是两个系统：一是侯氏顺治刻本系统，如嘉庆十九年侯资灿《壮悔堂文集》重刊本，十四年诗集之《大梁侯氏诗集》本；嘉庆二十二年《壮悔堂文集》之强忍堂本；同治侯氏重刻本，文集之退斋藏板本等，皆属旧本系统。二是乾隆之本衙本系统：如日本万延二年《壮悔堂文集》本；同治十一年赵氏红杏山房本，及宣统民国间之六种版本，皆属新本系统。

六、侯方域文选本

侯方域以文闻世，就文所选能列卷成册者解放以前有：

1.乾隆六十年，徐斐然辑刊《国朝二十四家文钞》、其中选《雪苑文钞》一卷，二十六篇，附《书雪苑文钞目录后》文一篇，另附集时人评语若干条。此书继乾隆本后，道光十年有新镌本。

2.道光十九年，李祖陶辑、瑞州府凤仪书院刊《国朝文录》，其中选《壮悔堂文录》二卷。收文十九篇。卷首置李祖陶《壮悔堂文录序》文一篇，所选每篇文后有李祖陶评语。

3.民国五年，桐川王文濡选《侯魏汪三家文合钞》其中《侯朝宗文钞》不分卷，按体编排，论、说十篇，序、跋十一篇，共选四十一篇，由上海进步书局印行。

4.民国十年，上海文明书局辑《明清十大家尺牍》，其中《侯朝宗尺牍》一卷，附小传，有该局石印本。

5.民国十九年，万有文库收朱凤起选注《侯方域文》一册，选文三十一篇，前有朱凤起序文一篇，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发行。

6.民国上海文明书局铅印出版味经堂选《侯朝宗文》一册。

7.1936年，中华书局刊《中国文学精华》丛书收本局辑注的《音注侯方域文》一册，铅印发行。

8.1937年，胡云翼先生选注有《侯方域文选》，后附《侯方域传》，有上海北新书局铅印发行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商邱师专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